

渭北的初冬

张雄林

渭北平原的最北端,地势并不平坦,塄塄和山脉居多。这里虽地形复杂,但生物种类丰富多样。每到冬季,都别有一番独特景象,让人流连忘返。

渭北的初冬是一幅鲜亮的壮美图画。公路两侧,整整齐齐地站立着一排排挺拔的树木,树枝上存有零零星星的数片黄叶,寒风吹拂下,它们拼力地舞动,似乎极不情愿离开大树母亲高大的身躯。道路两旁的地面上,一丛丛花草披上了土黄色的外衣,虽然失去了酷暑时节的墨绿浓妆,但它们看起来却是异常的安静和沉着。也许它们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赖以生存的大地作最后的道别。远处山峦清晰可见,微风中夹杂着初冬的寒意,使得眼前绵绵群山愈发显得比以往更加俊朗和威严。或许是身处故乡的缘故吧,行走在初冬渭北的大地上,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爱恋。

渭北的初冬尽显醉人的自然风光。沿着山脚下整洁而弯曲的公路向前行走,一棵棵树木脱去了绿衣裳,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田地里,几乎没有了庄稼的身影。裸露的土地,直视万里苍穹,竟然使人觉得有一种原始的空旷之美。登上一道蜿蜒盘旋的山路,这里虽是塄塄之地,但绿油油的麦苗却精神抖擞,迎风摆动,茁壮的麦苗似乎已经做好了与严寒斗争的所有准备。攀至半山腰,拐进一片平整的山地中,刹那间,一片翠绿旺盛的油菜映入眼帘,看,那儿还有一片,两片。油菜叶绿得让人惊奇,仿佛一块块绿丝绸铺展在山的脊梁之上,它们顽强的生命力让人顿感神清气爽,无比叹服。

抬头仰望山巅,隐约看到有几个人影在晃动,原来那是运动爱好者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山的神奇与魅力。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的欢笑声,在初冬渭北的山川和原野中久久回荡。下山途中,遇见一位牧羊人,他似乎很沉默,但看起来很结实,几十头羊组成的队伍快速前行,它们在寻觅自己的食物,也在寻找着自己在初冬里的幸福。

渭北初冬的大街小巷,依然有着往日的人间烟火味。只是行人明显减少,而且人们显得脚步匆匆。广场中,零零星星有年轻人在亲密漫步;超市内防疫严格,人们进进出出,保持距离;街边的环卫工人,在弯腰清扫地面,金黄色的银杏叶,像一只只黄蝴蝶在空中轻盈飞舞,装点着这个日益渐冷的季节。此时的渭北人,总在忙中偷闲,整理着一年中的所有收获,静守着岁月的无限匆匆。

渭北初冬的风声,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交响乐。“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这虽是歌剧《白毛女》中的唱词,但它却也是渭北冬季景象的生动写照。其实,在渭北,每到冬季,呼啸的西北风本就是常客。风声时大时小,时紧时慢,尤其到了夜间,风速似乎更胜一筹。于是,那种“呼呼”不绝的寒风之音,就成了渭北自然界的最强音。睡梦中的渭北人时常被突然惊醒,接着,那种铿锵有力的“呜呜”风声便更加清晰入耳了。万籁俱寂的渭北大地上,有了这种来自寒冬时节独有的音符,也算是大自然的一种神奇祝福吧。

渭北的初冬,在天气晴好时,万物便静悄悄地休眠,吸纳着冬阳撒下的缕缕温暖,迎接新年复一年的磨炼;倘若雪花飞舞的日子,那就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另一番动人景象。渭北的初冬,虽没有春天的百花争艳和夏日的绚丽多彩,但它却时刻显露着自己静默悠然和抗争严寒的独特风貌。

从初冬走向隆冬,又迈向春暖花开,这是天地之间的岁月轮回,不可更改。多年来,游玩过很多山水名胜,行走于众多美景古迹,但唯独让我难以割舍的,依然是渭北这片广袤淳朴的土地。渭北的初冬,是大自然妙手绘制的一部杰作,是千百年流传下的质朴民风和灿烂文化,更是我心中无尽温暖的乡愁。

渭北的美好人间,正旧貌换新颜,在新时代的中华大地上日新月异,奔涌向前。

树古叶坚

李佳哲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的第一天,我如往常一般,醒来后睁眼的第一件事先打开手机。睡眠朦胧,就只看到屏幕上“画”“叶”等重影字样。我内心顿时一震,潜意识里已有了答案。睁大眼睛再认真地点开信息,果不其然,“叶坚老师于昨天下午七时去世”。我大脑一片空白,有些不知所措,甚至都忘却了早上八点半还要有一节大课要上。脑海中浮现出的都是一幕幕与先生生前交往、相处的那些珍贵画面,不禁潸然泪下。

叶坚先生是长安画派理论奠基人、国画泰斗石鲁大师得意门生,亦是陕西漫界领军人物、陕西省漫画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更是三秦大地报业前辈、陕西日报社主任编辑。先生今年九十一,十一月三十日当晚和保姆在家。下午还吃了碗油泼面,晚上如故在看手机。可等到保姆再看时,先生已闭目离去。叶先生毕生致力于长安画派的整理与总结,可以说贡献卓著,成就斐然,尤其称得上是当今研究石鲁艺术第一人。先生实乃当之无愧的“三门抱”前辈大家,漫画、国画、美术评论无一不精,早年师从于石鲁、赵望云、何海霞诸大师,并长期参与长安画派的国画创新理论研究工作。我作为陕西省漫画研究会年龄最小的会员,曾多次前往叶先生家中拜谒,向这位画会最年长者请教。先生对我,总是赞赏有加,面对我的提问都是一一解答。

叶坚先生九十一岁之时在家中安然辞世,也算幸事。晚年的叶先生,虽然自身腿脚不便,但精神矍铄。先生耳朵背,听力不好,记得我曾趴在先生耳边放声对先生说:“叶老师,您真是同龄人的榜样!”先生摆手后笑着说,现在脑子不集中,一出门就能减少思考。对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日,先生总有外出赏景之意。有次我陪先生在一片茂密的竹林下乘凉,伴随着悠悠蝉鸣及风摆竹叶之声,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生要不停地加油,道路还很漫长,你才不到二十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毛主席的话。但是也不要急于求成,循序渐进。说到底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回忆起来,言犹在耳。今年高考,我有幸被中国戏曲学院录取,向先生报喜后先生发来了一长串祝贺表情。对于时尚,先生是不落伍的。就在半个月前的晚上,我询问叶先生家中保姆先生近来可好?不一会儿,“好着呢”三字令我激动不已。可没承想整整十四天后,还是那个晚上,先生驾鹤西去。关于艺术,我仍存无尽思考;对于先生,我只有无限思念。

此时的京城,寒潮刚至,窗外早已是一片落叶纷飞、枯树断枝的景象。穿好外套,我起身走出宿舍。站在阳台,面对凛冽而刺骨的寒风,望着那一棵棵粗枝古树;倚着栏杆,低头望着那一堆堆、一片片散落的枯叶。心中所想只有四个大字,树古叶坚。古树,年虽老,体不衰;枯叶,虽飘落,叶犹坚。



原野

李昊天摄

红叶别泾渭

罗锦高

木很少,砂石地很荒凉,偶见几株或几排树,也像是病蔫蔫的样子,但少见村落人家。不管渭水泾河清也罢,浊也罢,都滋润了沿岸广袤的土地,养育了千秋万代的子民。这让我想起古代一孺子之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眼前的泾渭清浊之水多为造福于人的。人们感恩渭河,敬为大地之母,又恐其突然变脸使性子生发洪流。

泾渭河岸,人们早已备好的护堤石块码成了长方形的石堤,随时可派上防洪的大用场。洪水尚未完全回落,但处处留下被洪流冲刷过的痕迹。河滩上的防护林地面遭沙洲岛上的农田庄稼,已成平展展的沙滩,像被熨斗烫平的一般。但株株白杨树仍然挺立着。还有一片幼松林,也被白沙水渍淹没得枝叶枯黄,有的已枯死。两岸早被浊浪冲击,裸露的沙土岸,被啃咬得犬牙交错,坑洼不断。大片倒伏的

茅草蒿秆,如同梳篦梳理过一般,紧贴地面喘息,难以站立起来,黄汤般的河水在桥下追逐玩弄一串串漩涡,大大小小泛黄的酒盅,杯口朝天,像在吞咽着被戏弄的落叶。几枚红枫叶,漂在水面流浪,可是浑浊的河面无法看清枫叶红艳,它瞬间被漩涡圈困下去,不见了踪影。

当下沿河两岸,护堤上的绿化树成排成行,既护堤又护路,给成群的飞禽带来了惬意的栖息地,河岸不再是荒芜之地。

其实,所有河流的源头都是清亮活泼泼的,携着白云来,送走晚霞归。流着流着就浑浊了。人生像河流,其童年清纯明亮,天真活泼,浑身上下通体鲜活,走着走着,就被世俗熏染得自私、狭隘、功利、虚伪、浮躁,以致失去许多真实的自我。正当我沉思生命之河时,几片红叶从我身旁飘落,仿佛辨别耳聋目盲的泾河渭水,又像呼唤清流的回归。

天宫上演群英会

——观神舟十四十五乘组会师有感

周长定

神箭腾跃冲天飞, 太空科研新基地, 天宫上演群英会, 开拓贡献有作为, 中华建成空间站, 不负时代航天人, 三舱三船现完美, 英雄辈出响春雷。

回归

韩晶

一夜一夜的寒气 造化出一片一片绚丽的叶子 犹如三月摇曳的花 恰似六月翩跹的蝶 让人眼睛一亮,心旷神怡

她们毅然离开母亲 勇敢地向大地飞去 缓缓地飞翔 轻轻地着陆 唯恐惊扰了熟睡的大地

春草

雾霭云集视隐约, 车稀路坦客几何? 枯枝已感寒风悲, 斗艳还需暖絮多。

飘雪的日子

诗村

刚立冬 小雪就悄然而至 流云悠悠 斜阳如血 寒风微微 却不见雪花飘飘洒洒

落雪灿烂 雪飞浪漫 静雪绮丽 雪景耐看 雪是冬天最好的礼物 雪是冬天最美的风景

小雪时节,阳光下 落叶纷纷 在地上打滚 年迈的老人 坐在墙根下,闭目养神

光阴似箭 岁月如流 热爱生活的人们,一定会 在冬天里藏好来年的种子 孕育新生的希望 在岁月里精心爱抚雪花 感悟冬天 扛住严寒 宁静致远

致光伏建设者

孙剑波

2022年11月29日,赴黄陂山采访大唐宝鸡热电厂光伏建设工地,时天降大雪,山野尽白,施工者顶风冒雪而作,故作歌行体以记之。

北上黄陂山,四顾何萧然? 蓬蒿扬白首,紫雾锁层峦。 荒草漫冬初,椿芽没膝间。 山山复幽谷,沟沟生杂树。 何方蓝衣客,到此林野居。 凿壁生光采,开山破顽石。 一径绕深谷,百步九盘曲。

盘曲至山巅,山始有人烟。 结梁构钢架,上覆光伏板。 片片列阵齐,排排如广宇。 一片如镜湖,万片成云霓。 奈何严冬近,霜寒北风急。 工服加棉衣,犹有风彻骨。 掌中握铁器,寒意达心脾。 陡峭路崎岖,物料多不至。 无奈七尺汉,手抬兼背负。 一趟重六十,往返汗涔衣。 山重路复远,餐饮多不便。 送餐上工地,终日不得息。

土向盘膝坐,两两诉苦甘。 松柏坡上生,我亦如松柏。 村野寄宿陋,夜困鼾声酣。 晨起筒梳洗,今日复昨日。 一朝天光霁,红霞破晨曦。 雾霭脚下生,疑似临天壁。 浩浩接天际,杳杳成仙迹。 苦尽人欢庆,功名名千古。 日日生绿电,千峰展新颜。 移山叹愚公,追日赞夸父。 青山万代存,光伏留丰碑。

凝练

陈嘉瑞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读到这一副对联,你会想到作者郑板桥自己笔下的竹石图。

古人的文字是很凝练的。古时一首《弹歌》写道:“断竹,续竹,飞土,逐火。”8个字,描述了从制作弹弓到狩猎的全过程。孔子评论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思无邪”,就是今天说的“不虚假”。三个字,一字顶一万字。我倡导散文写作的“直抒胸臆”,也就是要不做作,“不虚假”。

说到凝练,不得不说到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有时增损一字都难。其《快刀》一篇,写一日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有一个盗贼认识官兵,逡巡求告人家说:“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兵曰:“诺。其速依我,无离也。”盗从之刑处,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转圈的头颅在地上大赞曰:“好快刀!”看看,短短几行,凝练精粹,声色

皆俱,看得人惊心动魄。 张岱写《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沈复写《浮生六记》:“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这里,非但凝练,更深得其情趣也。

刘禹锡的《陋室铭》,不加标点,81个字,周敦颐的《爱莲说》,116个字。

纸张发明以前,文字需要刻在竹子上,铸在鼎上、器物上,故而不允许啰唆。后来纸张发明了,文字有了啰唆的基础。如今文字电子化了,书写发布毫不费力。便捷的同时,泡沫般膨胀的文字垃圾,已将人们掩埋得几近窒息。此等灾难下,“凝练”能开出一扇窗,供现代人呼吸。

鲁迅说:“文章写完以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

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同城朋友方英文的习惯是,文章发走之前,一般要改三遍。他说修改文章,要像修改原子弹说明书一样,力求凝练准确无冗字。

有人估计是天纵奇才,自己的文章写完了,一般不屑于改,就印出来交给读者阅读。普通的写作者也就只有钦佩的份了。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吟诗如此苦,作文若有此等精神,废话肯定是很少了。因为浪费别人的时间,类同于谋财害命。言及此,想到作家喜好传教授写作经验,朋友刘云的观点是:“教人写作之经,多半谋人性情! 消费人之情,胜谋人之财。写作可交流,不可教授!”

在凝练上,今人难比古人。 要凝练,得有功夫。 可当下人都“忙”,哪有工夫练功夫!